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八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李棨

謄錄監生臣官懋斌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七

起玄默執徐七月盡閏逢敦祥閏正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下

長興三年秋七月朔朔方奏夏州党項入寇擊敗之

夏戶

雅翻賊捕遇翻

追至賀蘭山

賀蘭山在靈州侯靜縣

已丑加鎮海鎮東

軍節度使錢元瓘守中書令庚寅李存瓌至成都

是年

六月遣李存瓌諭孟知祥事始見上卷

孟知祥拜泣受詔

孟知祥之拜泣豈其本心之誠

然邪

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

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

比毗至翻下比者同舊以霍山為南嶽今瀟中天桂山是也蓋

漢武帝以衡山遐遠遂徙南嶽於瀟山耳至唐復以衡山為南嶽

竟不雨辛卯希聲卒

六軍使袁誼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

之

誼且袁翻鎮南軍洪州時屬吳馬希範領節耳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

乙未孟知祥

遣李存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上表謝罪且告福慶公主之喪

是年春正

自是復稱藩

復扶又翻

庚子以西京留守同平

章事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

為李從珂自鳳翔奪嫡張本

廢武興

軍復以鳳興文三州隸山南西道

鳳興文本山南西道巡屬唐末始分鳳州

置感義軍尋廢前蜀王氏復置武興軍今廢之州還舊屬

丁未以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趙鳳同平章事充安國節度使 八月庚申馬希

範至長沙辛酉襲位 甲子孟知祥令李昊為武泰趙

季良等五留後草表

為于偽翻下同

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

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

比毗至翻

謂李仁罕克遂州即為武信留後趙廷隱克梓州遂爭東川也

今又自求節鉞及明公

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

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為已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

史已下

更工衛翻

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為節度使

武泰留後

趙季良武信留後季仁罕保寧留後趙廷隱寧江留後張鄴昭武留後李肇

初安重誨欲圖

兩川自知祥殺李嚴

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

每除刺史皆以東

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

數千人皆以牙隊為名

按天成二年李敬周為武信留後四年使節度使夏魯奇治遂

州城魯奇益三年四年間至遂州也李仁矩鎮閬州武虔裕刺綿州見上卷天成四年

及知祥克

遂閭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

表請其妻子

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

徐溫先已

築金陵今知誥復廣之將以貽子孫也

初契丹既強寇抄盧龍諸州皆

徧

抄楚交翻

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

州虜多伏兵於閭溝掠取之

據水經漢涿郡故安縣有閭鄉其西山則易水所出

也歐史作鹽溝

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閭溝而戍之為良鄉縣

良鄉漢古縣趙德鈞移之于閭溝耳匈奴須知閭溝縣北至燕六十里古良鄉空城南至涿州四十里蓋契丹

得燕之後改良鄉縣為閭溝縣而所謂古良鄉空城即趙德鈞未移縣之前古城也糧道稍通幽

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

縣而戍之

潞漢古縣唐屬幽州匈奴須知潞縣東二里有潞河自潞縣西至燕六十里

近州

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

通薊州運路

唐開元四年分潞縣置三河縣屬薊州匈奴須知三河縣西至燕一百七十里薊州

西至三河縣七十里

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

河畢邊人賴之 壬午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為武安

節度使兼侍中

馬希範以領鎮南節自朗州入嗣今使為武安節度使嗣封楚王之漸也

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

馬步都軍事 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瓌如成都

是年七月李存瓌還自成都今復遣之復扶又翻下不復同

凡劍南自節度使刺史

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

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

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

喜許記翻下同和戶財翻

頗自矜

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棄士

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

義開益人智思

語牛倨翻思相吏翻

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

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

明宗之誨其子可謂名言好呼到翻將即亮翻

丙辰幽州奏契丹屯納喇泊

時幽州有備契丹寇掠不得其志契丹主西徙

橫帳居納喇泊出寇雲朔之間薛史本紀是年十一月雲州奏契丹主在黑榆林南納喇泊治造攻城之具是

後石敬瑭鎮河東因契丹部落近在雲應遂資其兵力以取中國而燕雲十六州之地遂皆為北方引弓之民

納奴葛翻
判來達翻

前彰義節度使李金全屢獻馬

李金全先嘗鎮涇州

上不受曰卿在鎮為治何如勿但以獻馬為事

唐明宗雖出於

胡人斯言也君人之言也治直吏翻

金全吐谷渾人也

壬申大理少卿

康澄上書曰臣聞童謠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

故雖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

雖古侯翻
殷王太戊

時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
而雖二君懼而修德殷道復興太戊廟號中宗武丁廟

號高宗朝
直遙翻

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

晉懷

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嘶南城門魏明帝時張掖柳
谷水涌有石馬石牛石龜之祥人以為晉興應之

是

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

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譌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

懼蟲賊傷稼不足懼

蟲莫侯翻食根曰蟲食
節曰賊皆害稼者也

賢人藏匿

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

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

余譽音

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

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

澄康

所謂不足懼非果不足懼也直言人事之不得其可畏有甚于所懼者然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將使人君忽于變異災傷而不優詔獎之秦王從榮為人鷹視輕

佻峻急

鷹視者如飛鷹欲攫俯而側目視物佻土雕翻

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叅

朝政

復扶又翻

多驕縱不法初安重誨為樞密使上專屬任

之

屬之欲翻

從榮及宋王從厚自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常

為重誨所制畏事之重誨死

誨安重誨見上卷二年

王淑妃與宣

徽使孟漢瓊宣傳帝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

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

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

明宗諸子史皆不載

其母誰氏惟許王從益為主淑妃所子是時

尚幼外此子女之年長者皆微時所生也

從榮以從

厚聲名出已右尤忌之

事始見二百七十卷天成三年

從厚善以卑

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

見賢通翻

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

從榮判六軍諸衛事石敬瑭為副使是共事也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

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為之上不許會契

丹欲入寇上命擇帥臣鎮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

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

康義誠起代北事晉王及莊宗及帝三世在兵

間不聞有功但以鄴都兵亂之時贊帝舉兵南向為功耳帥所類翻下同

敬瑭亦願行上即

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

復扶又翻

上乃以

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詣闕

康義誠時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今召令詣闕命朱弘昭往知節度事以代之未正授以旌節也

十一月辛巳以三

司使孟鵠為忠武節度使以忠武節度使馮贇充宣徽

南院使判三司鵠本刀筆吏與范延光鄉里厚善

范延光相

州臨漳人孟鵠魏州人相魏隣
接言二人居鄉里時相與厚善數年間引擢至節度使

上雖知其太速然不能違也 乙酉上以胡寇浸逼北

邊命趣議河東帥

趣讀曰促下同

石敬瑭欲之而范延光趙延

壽欲用康義誠議久不決權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為非

石太尉不可延光曰僕亦累奏用之上欲留之宿衛耳

會上遣中使趣之衆乃從崧議丁亥以石敬瑭為北京

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

步總管

唐末移大同軍於雲州振武軍於朔州帝應州人即位置彰國軍於應州以興唐軍為寰州隸

之莊宗同光元年置威塞軍於新州為石敬以媯儒武三州隸之四軍皆節鎮也加兼侍中
唐以河

東倚契丹之援而得中國張本已丑加樞密使趙延壽同平章事

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為大丞相太師加領得勝節度

使得勝當作德勝吳之先王楊行密起於廬州知誥辭
故因置德勝節度於廬州言以德而勝也

丞相太師大同節度使張敬達聚兵要害契丹竟不

敢南下而還按薛史時契丹帥族帳自黑榆林納喇泊
至默音泊云借漢界水草張敬達聚兵過

其衝要虜竟不敢南牧還從宣翻又如字敬達代州人也蔚州刺史張彥

超本沙陀人嘗為帝養子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為總

管舉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為大同節度使

蔚紆勿翻

石敬瑭

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

事委知遠

為劉知遠為石敬瑭佐命又以是而基漢業張本

帑藏委瓌

帑它朗翻藏徂

浪翻瓌晉陽人也

十二月戊午以康義誠為河陽節度

使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

葉夢得石林燕語云自梁置在京馬步軍都指

揮使後唐遂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以朱弘昭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朱弘昭始

正授襄陽旌節

是歲漢主立其子耀樞為雍王

雍於用翻

龜圖為

康王弘度為賓王弘熙為晉王弘昌為越王弘弼為齊

王弘雅為韶王弘澤為鎮王弘操為萬王弘杲為循王
弘暉為思王弘邈為高王弘簡為同王弘建為益王弘
濟為辯王弘道為貴王弘昭為宜王弘政為通王弘益
為定王未幾徙弘度為秦王

幾居豈翻漢諸王皆以州為名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庚寅
以端明殿學士歸義劉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歸義縣屬

涿州昫吁句翻又許羽翻

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

真封宅蓋王延鈞未得國

之時所居也見賢遍翻

更命其宅曰龍躍宮

更工衛翻下更名同

遂詣寶皇

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
啟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為左僕射
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為右僕射中書侍郎並
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為樞密使唐冊禮使裴傑程侃
適至海門

海門即今福清縣之海門鎮是也

閩主以傑為如京使侃固

求北還不許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隣由是境

內差安

史言閩主雖惑於神仙妖妄而能粗安者以善鄰而然

二月戊申孟知

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

孟知祥為五帥請節鉞朝廷依違不

報而許之墨制署授故知祥因而授五帥昔唐之季也
強藩悍將猶知長安本色之為貴若趙季良等知稟命
於孟知祥而已豈復知重朝命哉
涼州大將拓拔承謙及耆老上表

請以權知留後孫超為節度使上問使者超為何人對

曰張義潮在河西

張義潮以河西來歸事始二百四十九卷唐宣宗大中五年

朝廷

以天平軍二千五百人戍涼州自黃巢之亂涼州為党

項所隔鄆人稍稍物故皆盡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孫

也乙卯以馬希範為武安武平節度使

馬希範席父兄之業故朝

廷仍命以潭朗兩鎮

兼中書令

戊午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庚

申軍中立其子彛超為留後 癸亥以孟知祥為東西

川節度使蜀王 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

丹

是時河西止有涼州沙州二鎮然使命不常通也竊意河西當作關西歐史只作邊將多言仁福通於契

丹尤為隱括
先志薦翻

朝廷恐其與契丹連兵併吞河右南侵關

中會仁福卒三月癸未以其子彛超為彰武留後

唐末以延

州置保塞軍岐改為忠義軍後唐改為彰武軍

徙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為定難

留後仍命靜塞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

重益為監軍送從進赴鎮從進索葛人也

難乃但翻索葛部居振武

宋白曰安從進本貫振武軍索葛府索葛村索蘇各翻

乙酉始下制除趙季良

等為五鎮節度使

孟知祥既以墨制命之朝廷不能違遂為之下制

丁亥敕

諭夏銀綏宥將士吏民以夏州窮邊李彝超年少

少詩照翻

未能扞禦故徙之延安

延州延安郡

從命則有李從曠高允

韜富貴之福

季從曠事見上卷長興元年又是年高允韜自鄜延徙安國

違命則有

王都李匡賓覆族之禍

王都事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四年李匡賓事見上卷元年

夏四月彝超上言為軍士百姓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

趣之

趣讀曰促

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

為于偽翻

宰相畏秦

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

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

瓚才早翻歐史作劉贊時為刑部侍郎

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為祕書監秦王傳前襄州支使

山陽魚崇遠為記室

漢之山陽郡唐為曹濟之地此山陽唐楚州之山陽縣也舊唐書地

理志曰山陽縣漢臨淮郡之射陽縣地置山陽郡改為山陽縣唐為楚州治所

晉瓚自以左遷

泣訴不得免

唐制六部侍郎除吏部之外餘皆從四品下王傳從三品然六部侍郎為嚮用王傳

為左遷以職事有閑劇之不同也當是時從榮地居儲副則秦王傳不可以閑官言蓋以從榮輕佻峻急恐預

其禍求自脫耳

王府叅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瓚獨從容規

諷

從千容翻

從榮不悅瓚雖為傳從榮一槩以僚屬待之瓚

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為通

勿為干偽翻

月聽一

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李彝超不奉詔

詔趣李彝超赴

延安而

遣其兄阿囉王守青嶺門

囉魯何翻青嶺門蓋漢上郡橋山之長城

門也東北過奢延澤至夏州

集境內党項諸胡以自救藥彥稠等進

屯蘆關

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趙珣聚米圖經曰蘆關在延州塞門寨北十五里

彝超遣

党項抄糧運及攻具

抄楚交翻

官軍自蘆關退保金明

金明漢唐

施縣地後魏太平真君十二年置金明郡隋廢郡為縣縣又尋廢唐武德二年分膚施縣復置金明縣宋熙寧

五年省金明縣為寨屬膚施縣趙珣聚米圖經曰自蘆關南入塞門即金明路陳執中曰塞門至金明二百里

閩主璘立子繼鵬為福王充寶皇宮使 五月戊寅

立皇子從珂為潞王從益為許王從子天平節度使從

溫為兗王護國節度使從璋為洋王成德節度使從敏

為涇王

從子才用翻

庚辰閩地震閩主璘避位修道命福

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庫陋

庫皮

靡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甲申帝暴得風疾庚

寅小愈見羣臣於文明殿

薛史梁開平三年改西京貞觀殿為文明殿

壬

辰夜夏州城上舉火比明雜虜數千騎救之

夜舉火於城上及明

而雜虜至蓋先約以舉烽為號欲内外夾擊唐兵也比必利翻

安從進遣先鋒使宋溫

擊走之

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

營宮城於金陵

帝旬日不見羣臣都人怵懼

怵許勇翻

或

潛竄山野或寓止軍營

寓止軍營者恐軍中起變欲依之以自全

秋七月庚

辰帝力疾御廣壽殿

廣壽殿不知其創造之始薛史本紀長興四年重修廣壽殿帝曰此

殿經焚不可不修蓋焚于同光之末也

人情始安

安從進攻夏州城

赫連勃勃所築

夏州城赫連勃勃蒸土所築統萬城也事見一百一十七卷晉安帝義熙九年

宋白曰統萬城在朔方之北黑水之南其城土白而堅南有亢敵峻險非人力所攻迄今雖堞雖久崇墉若新

堅如鐵石斷鑿不能入

斷株玉翻斫也

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

野抄掠糧餉

徇常羊翻羊音羊抄楚交翻

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

關中民輸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彝

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

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

唐僖宗時拓跋思恭據夏州傳思諫

彝昌仁福以至彝超

不欲失之叢爾孤城

叢徂外翻

勝之不武何足煩

國家勞費如此幸為表聞

偽翻

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征

伐願為衆先上聞之壬午命從進引兵還

還從宣翻下同

其後

有知李仁福陰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揚言結契丹

為援

除移謂除移它鎮楊言者播其言使人知

契丹實不與之通也致朝廷

誤興是役無功而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

與之連以邀賂遺

遺唯季翻

上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

頗有流言乙酉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既賞賚無名士

卒由是益驕

唐兵之驕始于同光甚于長興極於清泰至廣運之末契丹入汴晉兵有不得食者

矣

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中

吳建武節度使元璩自蘇州入見

元璩即傳璩元璩嗣國兄弟名從傳者並

改為元吳越于蘇州置中吳節度薛史曰唐莊宗三年升蘇州為中吳軍見賢通翻元璩以家人

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

也元璩讓位於元璩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三年元璩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

臣位定元璩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元璩薦友悌之義元璩知忠順

之節兄弟輯睦以保其國異乎夫已氏者矣戊子閩主璩復位王璩避位六十五日

特以厭地震之異耳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璩喜奢侈文

傑以聚斂求媚喜許記翻斂力瞻翻璩以為國計使親任之文傑

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胷背分受仍以銅

斗火熨之

榜音彭捶止藥翻熨紆勿翻又紆胃翻

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

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

治直之翻

光怨怒帥其衆且萬人

叛奔吳

為吳光引吳兵攻建州而文傑誅張本帥讀曰率

帝以工部尚書盧

文紀禮部郎中呂琦為蜀王冊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

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

王者謂天

子也唐制真王正一品朝廷既賜孟知祥以一品朝服知祥又作九旒九章之法服是為王矣所謂車服旌旗

皆擬王者是擬天子也

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

袞冕備儀衛詣驛

時館盧文紀等
于成都驛舍

降階北面受冊升玉

輅至府門乘步輦以歸

玉輅天子之輅
步輦以人挽之

文紀簡求之孫

也

虞簡求綸之子也唐宣宗懿
宗之時內歷臺閣外踐節鎮

戊申羣臣上尊號曰

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大赦在京及諸道

將士各等第優給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

乙酉至戊申
二十四日耳

由是用度益窘

明宗之優給懲莊宗之過也給之愈濫
士心愈驕由是有到鳳翔更請一分之

事窘巨
隕翻

太僕少卿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

盛冀已復進用

歐史曰何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與
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鳳薄其為人

以為太常少卿勅未出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卿致仕居于河陽表請立從榮為太子上覽表泣下私

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

此唐宣宗

所謂若立太子則朕便為閑人之見也富有天下不思貽後之謀而為此論意趣凡近良可憫笑帝事太祖莊宗起於晉陽有舊第在焉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丁卯從

榮見上

見賢通翻

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為太子臣幼少

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

治直之翻

上曰羣臣所欲也從

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為太子是欲奪

我兵柄幽之東宮耳

從榮之言與明宗之言同一戀權之心耳

延光等知上

意且懼從榮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為天下

兵馬大元帥 九月甲戌朔吳主立德妃王氏為皇后

戊寅加范延光趙延壽兼侍中 癸未中書奏節度

使見元帥儀雖帶平章事亦以軍禮廷叅從之

時中書門下奏

自歷朝以來無天下兵馬大元帥公事儀注或專一面之權或總諸道之帥其儀注規程公事載詳故實未見明文臣等謹沿近事伏見招討使總管兼受副使已下叅鞬庭禮今望令諸道節度使以下凡帶兵權者見元帥皆下具軍禮叅見皆申公狀其使相者初相見亦以軍禮一度已後客禮相見應天下諸軍務公事元帥府

行指揮其判六軍諸衛事則行公牒往來其元帥府所
置官屬補奏軍職則委元帥奏請署署按是時執政畏
從榮崇太過 帝欲加宣徽使判三司馮贇同平章事贇父

名章

贇父璋事帝於
潛躍為閹者

執政誤引故事庚寅加贇同中書

門下二品充三司使

唐制中書門下二省惟中書令侍
中正二品侍郎則正三品以兩省

侍郎兼宰相之職則謂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則
自依本品今同中書門下二品則其品同兩省長官是

也誤

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

五代
會要

應順元年三月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揮為嚴衛左右軍
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按是年帝殂明年
正月閏帝改元應順四月潞王入立改元清泰數月之
間乃宋潞二王兵爭之際何暇改也衛諸軍號乎是必

改于天成長興之間會要誤也

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

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已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

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

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上以為見已病而求去甚怒

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

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

趙延壽尚帝女齊國公主復扶又翻下同為于偽翻

丙

申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勲舊迭為之

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

稱尺證翻

復召

臣臣即至矣上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

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

昭復辭

亦懼從榮之禍也下戶嫁翻

上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

吾蓄養汝輩何為弘昭乃不敢言吏部侍郎張文寶

泛海使杭州

使疏吏翻

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

天長縣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其地北不至淮東不至海豈小舟隨風所能至今通州海門縣崇明鎮東海中

有大洲謂之天賜鹽場舟人揚帆遇順東南可以徑至明州定海西南可以至許浦達蘇州恐是此處宋之通

州吳之靜海軍也

從者二百人所存者五人吳主厚禮之資以

從者儀服錢幣數萬仍為之牒錢氏

從才用翻
為于偽翻

使於境

上迎候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

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茲物何辭以謝吳主嘉

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庚子以前義成節

度使李贇華為昭信節度使留洛陽食其俸

去年以李
贇華帥義

成事見上卷按唐末於金州置昭信節度五代兵爭不
復以為節鎮又按五代會要長興二年升虔州為昭信
節度時虔州屬吳吳以為百勝節度贇華所領節抑虔
州之昭信軍歟又是年十一月庚辰改慎州懷化軍為
昭化軍慎州在幽州之北唐盛時所置以處突厥
降者抑以贇華領昭化節而信字乃化字之誤歟

辛

丑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 吳徐知誥以國中水

火屢為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

樂音洛

悲縱遣侍妓

妓渠綺翻

取樂器焚之

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閩王抑挫

諸宗室從子繼圖不勝忿

說式萬翻從才用翻勝音升

謀反坐誅連

坐者千餘人

冬十月乙卯范延光馮贊奏西北諸胡

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什之

七

天成四年沿邊買場市馬禁黨項賣馬者到闕而卒不能禁今掌兵掌計之臣復以其耗費而奏言之

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從

之戊午以前武興節度使孫岳為三司使

代馮贊也

范

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為成德

節度使以馮贊為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

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為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

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

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

帝以康義誠為朴忠朴忠者能持兩端乎是後

康義誠事閔帝自請將兵拒潞王而遂迎降亦所以自全也乃所以自斃若此者果可親任耶度徒洛翻

權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謝罪求昭雪

去年秋討李彝超昭者明其無

它雪者澡洗其罪

壬戌以彝超為定難軍節度使

難乃旦翻

十一

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罷上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

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叅決勿聽羣小之言

內輔臣謂樞密使外輔臣謂宰相羣小指孟漢瓊之黨

遂相泣而別

語而相泣死期將至不知

泣下

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

延光言及之

庚辰改慎州懷化軍

九域志慎州昭化軍節度五代會要

是年十一月庚辰改鎮州懷化軍為昭化軍史于此蓋逸為昭化軍四字

置保順軍於洮州

領洮鄯等州

自唐肅代以來洮鄯沒於吐蕃是時必有西戎首領來歸附故置節鎮以寵授之洮

土刀翻
鄒音善

戊子帝疾復作

歐史戊子雪帝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復扶又翻

丑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

俛音免

王淑妃

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

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

歐史從榮與朱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

壽殿帝不能知人從榮等出乃遷于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帝蹶然自興于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溺便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而從榮疾少愈薛史作便溺升餘當改斗字從升字

不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

事始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三年人患不自知

耳既自知矣而與小人謀為自全之計此其所以敗也

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

以兵入侍先制權臣

權臣謂孟漢瓊朱弘昭馮寶等

辛卯從榮遣都押

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寶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

帥讀曰率

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

於處鈞曰主上萬福

今人言起居無它者為萬福

王宜竭心忠孝不

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處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

愛家族邪何敢拒我

以參夷之罪臨之復扶又翻

二人患之入告王

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曰茲事不得康義誠不可濟

康義誠時總侍衛親軍言不得義誠與之合謀拒從榮則事不可成乃召義誠謀之義誠

竟無言但曰義誠將校耳

將即亮翻校戶教翻

不敢預議惟相公

所使弘昭疑義誠不欲衆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

對如初

康義誠之初計欲持兩端以自全故其對如此

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

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

從榮時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居河南府

是日

黎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

居興聖宮

語牛倨翻帝之嗣位也先入居興聖宮故從榮欲效之

公輩各有宗族

處事亦宜詳允

處昌呂翻下處置同又使處鈞以前說臨馮贇

禍福在須臾耳

又遣處鈞詣康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

言來則奉迎不來則不敢

輕動此即義誠遣子事秦府之初計也

貲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

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

五代會要唐莊宗同光二年改

洛陽崇勳殿為中興殿萬春門為中興門

貲具道處鈞之言因讓義誠曰秦

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

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

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有遺種乎

種章勇翻

義誠未及對監

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

監門監門衛將軍也端門宮城正南門

漢瓊

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擇利邪

公謂康義

誠

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耳

帥讀曰率下同

即入殿門弘

昭贊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

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

號戶刀翻

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

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

處昌呂翻

勿

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帝曰

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

冒莫北翻

數脫吾於厄

數所角翻

從榮

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我固知

此曹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

時從珂鎮鳳翔帝言欲召

之汝為我部閉諸門

為于偽翻下嘗為同

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

門

帥讀曰率下同

孟漢瓊被甲乘馬

被皮義翻

召馬軍都指揮使朱

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床坐橋上

胡床即今

之交床自晉人已來用之

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

端門

之東門曰左掖門西門曰右掖門言在端門之左右若臂掖之左右然也

從門隙中窺之見

朱洪實引騎兵北來

端門宮城南門兵從宮中出自掖門外窺之見其兵北來

走白

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環之

甲在冑前者謂之掩心環戶慣翻

坐

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

走歸河南府也

僚佐皆竄

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城使

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頗得豫內

廷密謀馮朱患從榮狼伉

馮朱謂馮贇朱弘昭晉周嵩謂王敦曰處仲狼伉無上

岳嘗為之極言禍福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密遣

騎士射殺之

射而亦翻

帝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

蘇者再由是疾復劇

幾居依翻復扶又翻

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

諸將請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癸巳馮道

帥羣臣入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嗚咽

見賢遍翻雨泣者淚下如雨

曰吾家事至此慙見卿等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甲

午遣孟漢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

使孟漢瓊徵從厚入侍疾

因使漢瓊權知天雄軍府

丙申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

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

說讀為悅

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謂在病告已半年

司徒謂其

先以官為氏在病告者以病謁告家居

豈豫其謀居敏尤為從榮所惡

惡烏

翻路

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輦陟並轡而行指日景曰來日

及今已誅王詹事矣

日景日之晷景及今猶言及此時也王詹事謂王居敏稱其官也

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朱弘昭曰使從榮

得入光政門

唐昭宗之遷洛陽也改長樂門為光政門

贊等當如何任使而

吾輩猶有種乎

種章勇翻

且首從差一等耳今首已孥戮而

從皆不問

從才用翻孥音奴凡定罪從減為首一等

主上能不以吾輩為庇

姦人乎馮贇力爭之始議流貶時諮議高輦已伏誅丁

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祕書監兼王傅劉瓚友

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司徒詔推官王

說等八人並長流

唐法長流人謂之長流百姓

河南巡官李澣江文

蔚等六人勒歸田里

蔚紆勿翻

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

推官郭駿並貶官

從榮判六軍諸衛事其府僚有判官推官駿祖峻翻

澣回之族

曾孫也

李回唐武宗朝為宰相

詔貝州人文蔚建安人也文蔚奔

吳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

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

上嗣言苗居諸子之上當嗣有大業

當勤修令德

奈何所為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

戾太子乎

春秋晉獻公殺其世子而非其罪後諡曰恭戾太子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

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

交

趙遠後事漢高祖避高祖名以字行故史著其名

幽州人也 戊戌帝殂

六年

十七按下文云登極之年已踰六十則是年年六十八

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

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

亂為衆所推

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天成元年

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范仲淹曰我太祖皇帝應期而生

在位年穀屢豐

屢力佳翻

兵革罕用校於

五代粗為小康

校比也小康小安也粗坐五翻

辛丑宋王至洛陽

自魏州至

陽閩主尊魯國太夫人黃氏為皇太后 閩王好鬼神

好呼 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

多姦臣非質諸鬼神質正也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

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使吳勗吳勗本閩主親吏故任之以機密文

傑以是惡之 勗有疾文傑省之省恙景翻曰主上以公久疾

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

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勗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

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謀反閩主信北廟崇順王事始見上

卷三

以銅釘釘其腦

上釘如字下釘丁定翻

金椎擊之閩主以告

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
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勗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

吳勗歐史作吳英下
遐稼翻治直吏翻

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

吳光

奔吳見
上七月

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

州

信州在漢時其地界于豫章餘汗會稽太末二縣之
間三國時為鄱陽郡葛陽縣之地晉宋以至于隋屬

中陽鄱陽二郡陳改葛陽為弋陽縣唐乾元元年析饒
州之弋陽衢州之常山玉山及建撫之地置信州九域

志信州南至建州
四百里朝直遙翻

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

十二月癸

卯朔始發明宗喪

戊戌至癸卯六日始發喪亂故也

宋王即皇帝位

諱從

厚明宗第五子也明宗殂四日而後宋王至至三日始發喪即位

秦王從榮既死朱

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語及秦王

唐制內職有六尚猶外朝之六尚書也有

二十四司猶二十四曹郎也司衣屬尚服局掌宮內御服首飾整比以時進奉

王氏曰秦王為

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則

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

朱洪實蓋加檢校司徒故稱之

當時不辯為

之惜哉

為力于偽翻下同

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

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為之訶宮中事辛亥賜王氏

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

歐史曰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

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為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

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嫗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伺察宮中動靜事連

王淑妃由是故也詞火迴翻又休正翻

帝由是疑之

從榮已死往事何足復論况國難甫定人

心疑阻宜示寬大使各自安帝多疑而少斷此其所以不得令終也

丙辰以天雄左都

押牙宋令詢為磁州刺史

磁州之翻

朱弘昭以誅秦王立帝

為已功欲專朝政令詢侍帝左右最久雅為帝所親信

雅素也

弘昭不欲舊人在帝側故出之帝不悅而無如之

何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

吏小人

朱弘昭馮贇先皆以胥吏事明宗於潛躍遂階柄用故為孟知祥所侮易

其亂可坐

俟也 辛未帝始御中興殿帝自終易月之制

循漢晉喪制以

日易月二十七日而擇服

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

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

治直吏翻斷丁亂翻

李愚私謂同列

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

敢應

李愚時為相言帝不謀政于宰相而專與樞密宣徽等議事也鮮息淺翻惕它壁翻

順化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明州錢元珣驕縱不法

以吳越於台州置德

化節度槩觀之蓋置順化節度于明州也又按薛史長興三年昇楚州為順化軍以明州刺史錢元珣為本州節度使楚州時屬楊氏元珣蓋鎮明州而領楚州節耳珣許亮翻每請事於王府不獲

王府謂吳越國王府

輒上書悖慢

悖蒲昧翻又蒲沒翻

嘗怒一吏置錢牀灸

炙之石翻

臭滿城郭吳王元瓘遣牙將仰仁詮詣明州召

之仁詮左右慮元珣難制勸為之備仁詮不從常服徑

造聽事

姓苑有仰姓詮且綠翻造七到翻聽讀曰廳

元珣見仁詮至股慄遂

還錢塘幽于別第仁詮湖州人也閩王改福州為長

樂府

樂音洛

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

才從

用翻王仁達擒延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惡之鳥

路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

也少詩至是竟誣以叛族誅之初馬希聲希範同日

生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

不讓及嗣位不禮於袁德妃按歐史楚王殷有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

希聲與希範同日生希聲以母袁夫人有色而寵盛得立而希振棄官為道士希聲以長幼之序當讓希振未

當讓希範也希聲母弟希旺為親從都指揮使從才希範多

譴責之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為道士不許解其軍職使

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潞王上

諱從珂鎮州平山人本姓王氏明宗為將時過平山掠得之養以為子

清泰元年

是年四月八日立始改元清泰

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

應順

取應天順人為義非繼體之君所以紀元也

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

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朱弘昭

馮贇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彥威侍衛步軍都指揮

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

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十月升壽州為忠正節度時壽州屬吳後

唐蓋升節鎮以寵授其臣遙領之耳

甲申出彥威為護國節度使以捧聖

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賓為彰義節度使以

嚴衛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

朱馮之多忌所以速禍也薛史明宗長興

三年以神捷神威雄威廣捷已下指揮改為左右羽林軍閔帝即位改左右羽林軍為嚴衛左右龍武神武軍為捧聖按薛史

彦威

音

遇真定人也

戊子樞

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二品馮贇河東節

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令贇以超遷太過堅辭

不受己丑改兼侍中壬辰以荆南節度使高從誨為

南平王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為楚王甲午以鎮

海鎮東節度使吳王元瓘為吳越王 吳徐知誥別治

私第於金陵

治直吏翻

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

此吳

主楊溥

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

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

少詩照翻

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

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

忌從珂及敬瑭也朝直遥翻

明宗

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

省悉景翻

及明宗殂潞王辭

疾不來

以主少國疑也其相猜阻之迹見矣

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

潞王陰事

此小人之交關者迎合執政意嚮使疏吏翻伺相吏翻

時潞王長子重

吉為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已亥出為亳州團練使路王有女惠明為尼在洛陽亦名人禁中潞

王由是疑懼

為潞王舉兵張本

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

漢末

以會稽南部置漢興縣吳更曰吳興為建安郡治所隋廢郡為縣唐載初元年分建安縣置唐興縣天授二年改曰武寧神龍元年復曰唐興天寶元年改曰浦城屬建州宋白曰浦城本東侯官之北鄉也漢末置漢興縣吳曰吳興唐曰唐興天寶改浦城有二浦其城臨浦故曰浦城九域志在州東北三百三十里敗補邁翻遂

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

閩置上軍使中軍使下軍使

驃騎

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途士卒

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

恐太后及福王繼鵬

繼鵬閩主長子也

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

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

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

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啟聖門外

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

礫郎擊翻

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

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踴躍齎食之

齎力充翻

閩主亟遣赦

之不及初文傑以為古制檻車疎濶更為之

更工衛形
翻改也

形

如木匱攢以鐵銍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

并誅盛韜

盛韜以鬼神事黨附
薛文傑為姦者也

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

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

吳尊揚行密
廟號太祖

與臨川王濛素

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

濛為徐氏父子所忌事
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

王貞明
五年

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

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亡甚衆歸罪於都虞候張重

進斬之

敗補邁翻
重直龍翻

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

好于閏

好呼到翻

閏月以左諫議大夫唐汭膳部郎中知

制誥陳又皆為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汭以文學從帝

歷三鎮在幕府

帝以開成三年鎮宣武明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徙鎮天雄

及即位

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汭性迂疎朱馮恐帝含

怒有時而發乃引汭於密近以其黨陳又監之

監古衛翻

丙午尊皇后為皇太后

皇后明宗曹皇后也

安遠節度使符彥超

奴王希全任賀兒

任音王

見朝廷多事謀殺彥超據安州

附於吳夜叩門稱有急遞

軍期緊急文書入遞不容稽違晷刻者謂之急遞遞郵傳

也遞者言郵置遞以相付而達其所

彥超出至聽事二奴殺之因以彥超

之命名諸將有不從已者輒殺之已酉旦副使李端帥

州兵討誅之并其黨

副使者節度副使也帥讀曰率

甲寅以王淑妃

為太妃

不曰尊而曰以史言閔帝之薄王淑妃

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

帝已已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八

起開元敦牂二月盡旃蒙協洽凡一年有奇

潞王下

清泰元年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為司

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

趙季良遂為孟蜀佐命元

臣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

吳遷都之議始上卷明宗長興四年

都押牙周

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

都押牙鎮海寧國兩鎮都

押牙也昇州于揚州為西揚州於昇州為東言吳主若西遷金陵徐知誥須東鎮江都也復扶又翻

不惟

勞費甚大且違衆心丙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

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

先悉薦翻下先已同

以吳主

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

知誥臨鏡鑷白髭

鑷凡輒翻髭即移翻在口上曰髭在下曰鬚在頰曰髯

歎曰國

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

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

先悉薦翻

遣使馳

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為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

徐知誥不

意宋齊丘立異而忽睹其異議故愕然使疏吏翻

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

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

池州副使池州團練副使也

久之節度副

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

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踈齊丘

為宋齊丘邀君得禍張本嗚呼

為人臣者當易姓之際謹毋以功名自居荀文若以之咀毒而逝劉穆之以之發病而死范雲恐後時不及療疾以求速愈至於促壽而不暇顧若宋齊丘之疾周宗又其輕淺者耳

朱弘昭馮贇不

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

孟漢瓊權知天雄軍府見上卷上年

已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

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為成

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宣

密院所行文書也是後漢隱帝時郭威以樞密院頭子

易置西京留守豈非習於聞見而不以為異邪西班有

大使臣小使臣監古銜翻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徐知誥虛府舍

以待吳主見上

卷本年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

徐知誥之自衛其心猶王建也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

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麤率樂禍樂音洛前代安重誨鎮

河中手殺之

見二百七十七卷
明宗長興二年

潞王聞其來尤惡之

惡鳥

路翻

欲拒命則兵弱糧少

少詩
沼翻

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

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

無全理

離力
智翻

不可受也

言不可
受代

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

肩孫

隋開皇十六年置滴河縣屬渤海郡唐屬棣州九域志滴河縣在棣州西南八十里注云漢都尉許

商鑿此河近海故以
商為名後人加水馬

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為便

發此
問以

觀衆
意

對曰君命召不俟駕

引論語孔
子之言

臨喪赴鎮又何疑

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之

言當過京師臨大行之
喪然後赴太原也馬肩

言為不達時變故相與哂之哂矢忍翻笑不壞顏為哂

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

謂殺

從榮而立帝也長專制朝權別疎骨肉動搖藩垣

謂易置石

敬瑄及已也朝直遙

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

翻下同別彼列翻

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潞王以

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

自鳳翔趣洛陽道出長安

尤欲與之

相結遣推官郝誦押牙朱廷乂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

害說式餌以美妓

妓渠

不從則令就圖之思同謂將吏

荷翻

荷翻

曰吾受明宗大恩

王思同自燕降晉梁晉相距思同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為節度使

故自言受大恩

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

臣况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詔等以狀聞時

潞王使者多為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

不讀曰否操七刀翻

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

隴州東至鳳翔一百五十里

遣判

官薛文遇往來計事

薛文遇由此為潞王所信用

金并州人也朝廷

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

明宗以康義誠為朴忠豈知其

陰狡乃爾邪

請以王思同為統帥

帥所類翻

以羽林都指揮使侯

益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宋白曰長興二年二月敕衛軍神捷神威雄武及魏府廣

捷已下指揮改為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為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兼分為左右廂益

知軍情將變辭不行

侯益曾經鄴都之變故爾

執政怒之出為商州

刺史

洛陽至商州八百八十六里

辛卯以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

軍都部署

前此用兵置帥率以都招討使命之莊宗時明宗為北面招討使以禦契丹房知溫為副

都部署當時為都部署者必有其人又孟知祥拒董璋以趙廷隱為行營都部署後遂以為元帥之任宋氏建

國之初猶因而用之

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

難乃旦翻下同

前絳州

刺史長從簡為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

暉宋白曰應順元年三月改在京羽林左右四十指揮
為嚴衛左右軍然此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與嚴衛
指揮使尹暉並為西征偏
裨則似羽林與嚴衛並置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
偏裨暉魏州人也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

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國節度
使安彥威為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

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
戶

剛翻陳讀曰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團練使李重吉
陣徼堅亮翻

幽於宋州

九域志亳州西北至宋州
一百四十五里重直龍翻

洋王從璋行至關

西

函谷關之西也

聞鳳翔拒命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三月安彥威

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

福等五節度使

梁洋涇邠四帥并安彥威而五難乃旦翻

秦合兵討鳳翔漢

韶李存進之子也

晉王克用義兒百有餘人李存進本姓孫後復本姓

乙卯諸

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

衆丙辰復進攻城

復扶又翻

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守備

俱乏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

百戰出生死金創滿身

冠古玩翻創初良翻

以立今日之社稷

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

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釗性褊急主攻城

西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

編補典翻詬古侯翻又許侯翻

反攻之虔釗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

也

楊思權本黨於秦王從榮從榮死思權不自安久矣因乘勢奉潞王王於明宗諸子為長故稱為大相公

呼火故翻下同

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

自西門入以幅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

度使勿以為防團

防團謂防禦團練使也

潞王即書思權可邠寧

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

趣讀曰促

尹暉

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皆弃甲投兵而降其

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

遁去

王思同及張虔釗等五節度為六節度使按孫漢韶時守興元當以藥彥稠足六節度之數

潞

王悉斂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

以給之

犒苦到翻估音古

丁巳王思同藥彥稠等走至長安西

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關

趣七喻翻

遂雍鄆之

子也

劉鄆梁將也明宗以王淑妃故遂雍皆蒙引拔

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

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為腹心

隋分下邑縣置虞城縣唐屬宋州九域志

在州東北五十五里歐史潞王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盾掌書記李專美才將宋審虔客將房勗孔目官劉延朗及即位審虔將兵專美與薛文遇主謀議而昭盾勗及延朗掌機密潞王始憂王思同等併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

九域志鳳翔府岐山縣東至長安二

百四十里

聞劉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

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比潞王至

比必利翻及也

前軍賞遍皆不入城庚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

謁率民財以充賞

府庫之財僅足以給前軍其隨潞王繼至者率民財以給之

是日

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中外大駭帝不

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弃萬國朕外守藩方

謂鎮天雄

也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

國既承大業年在幼沖

五代會要明宗崩帝即位年二十

國事皆委諸

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

榛梗者隔塞而不通榛側說翻梗古杏翻

諸公以

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為冠

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

言何術可以轉禍為福

朕欲

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臯亦所甘心朱弘昭

馮贇大懼不敢對

猜間兄弟以起兵端朱弘昭馮贇為之也事敗而禍集聞帝言乃大懼

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已功乃曰西師驚潰蓋主

將失策耳

薦王思同者康義誠也咎王思同者亦康義誠也將即亮翻下同

今侍衛諸

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効幸陛

下勿為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

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

勞力到翻

許以平

鳳翔人更賞二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

士益驕無所畏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

分問翻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桎重吉責

其家財

前已囚重吉於宋州今又使就殺之榜音彭桎止樂翻

又殺尼惠明

召惠明入

禁中見上卷本年

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寶為秦王從榮所厚

及朱弘昭為樞密使洪寶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

橋洪寶首為孟漢瓊繫從榮

事見上卷上年首為于偽翻下為之同

康義

誠由是恨之

康義誠許迎從榮而朱洪寶擊之故恨

辛酉帝親至左藏

藏徂

浪翻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寶共論用兵利害洪寶欲以禁

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

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為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

反乃謂誰反

康義誠之心事宋洪實知之矣

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

訊問也

二人訟於帝前

訟者爭辯是非曲直

帝不能辯其是非遂斬

洪實

帝但以階級為曲直而不能察事之是非

軍士益憤怒

觀上文軍士揚言所云但欲迎

降潞王何暇憤朱洪實之枉

士戍潞王至昭應

宋大中祥符八

年改昭應縣為臨潼縣九

聞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

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

九域志臨潼縣之零

口鎮是也

前軍執思同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

戶行

剛先帝擢之位至節將

節將言建節而為大將將即亮翻

常愧無功以

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

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

潞王聞王思同之言豈不內愧乎

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

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

楊思權等背順附逆故恥見思

同王之過長安

過古禾翻又如字

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

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

留者言活之使留於人世妓渠綺翻

慮失士

心屬王醉

屬之欲翻

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

朗嗟惜者累日 癸亥制以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

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潞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

乙丑至閿鄉

九域志華州東至閿鄉九十里自閿鄉東至陝州一百七十里華戶化翻閿武中翻

亦作閿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

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
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是

日潞王至靈寶

靈寶縣在陝州西四十五里

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

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

莊宗同光四年安重霸以秦州降重直龍翻

惟保義

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

陝失
冊翻

先是捧

聖五百騎戍陝西為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

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

先悉薦翻
累力瑞翻

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

出迎丁卯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

聞乘輿已播遷

說式芮翻
乘繩證翻

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

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

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

新安

縣西距陝州
二百餘里

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羣奔甲兵爭先

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

九域志陝州陝縣有乾壕鎮乾音干

麾下

纔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為信

因候騎請降於潞王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

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曰急召

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馮贇於第滅

其族

考異曰張昭閔帝實錄帝召弘昭不至俄聞自殺乃令從進殺贇按從進傳贇首於陝則贇死非

閔帝之命明矣今不取

傳弘昭贇首於潞王帝欲奔魏州召孟漢

瓊使詣魏州為先置

先置者先路置頓也

漢瓊不應召單騎奔陝

初帝在藩鎮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即位以為控鶴指揮

使帝將北度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

玄武門洛陽宮

城北門帥請曰率

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謂遷曰朕且幸

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

乃陽為團結帝既出即闔門不行

史言自古以來眾叛親離未有甚於此時

己已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帝已北走道及劉

昫欲歸

昫香句翻又許羽翻

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

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

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

君而入宮城恐非所宜

唐之兩都三省及寺監皆在宮城之內

潞王已處

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

之曰

語牛倨翻

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

水奉迎

穀水在洛陽城西

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

至馮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

草者

草創其辭

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

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
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
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
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

或問馮道李愚盧導之論其於新舊君之際孰為合

於義乎曰皆非也此如羣奴之事主家主死而有二子
其一養子也其一親子也養子與親子爭家政養子勝
而親子不勝一奴曰皆即君也吾從其勝者而輔之一
奴之心本亦附勝者而不敢公言附之也曰吾將決諸
主母馮道李愚之謂也或曰盧導之言何如曰盧導之
不肯草勸進文書是也若其持論則猶李愚也至於言
去就之善若是者得為善乎其言之非殆有甚於李愚
矣曰然則為馮道李愚者當何如曰若漢人之論相主

在與在主亡與亡可也然亦僅可而已未能盡相道也
夫子之言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明
乎此則為相者貴於持危扶
顛不以但能盡死為貴也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

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

趣讀曰促
勞力到翻

安得百官無班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

息於上陽門外

三相馮道李愚劉昫也上陽門上
陽宮門也上陽宮在洛陽宮城西

盧導

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

復扶又翻
語牛倨翻

導對如初李愚曰舍

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

用戰國須賈之言
擢拔也數所共翻

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

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

義誠大恩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為人

惡鳥路翻

未欲遽誅且

宥之馬步都虞侯萇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為部

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降

東軍謂自洛陽來者

潞王上牋於太

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

州東數里遇石敬瑭

石敬瑭自河東來朝至此而遇帝

帝大喜問以社

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為至此帝

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

俛音免

曰衛州刺

史王弘贄宿將習事請與圖之

王弘贄從敬瑭伐蜀常為偏將石敬瑭欲擁帝

還衛州以授弘贄使為之所耳

乃往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

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

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

敬瑭還見帝於衛州驛

自弘贄所還見帝

以弘贄之言告弓箭

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責敬瑭曰

沙姓古夙沙氏之後史炤曰奔姓也古有

賁姓音奔又音肥後遂為奔

公明宗愛瑒

以敬瑭尚明宗女也

富貴相與共之

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

此四者為辭

四者謂敬瑭所言無將相侍衛府庫法物從行幸也

是直欲附賊賣

天子耳

直指石敬瑭心術

守榮抽佩刀欲刺之

刺七亦翻

敬瑭親將

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鬪死洪進亦自刎

刎扶粉翻

敬瑭牙內

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

去

考異曰閔帝實錄庚午朔四鼓帝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敬瑭實貞固晉高祖實錄始帝欲與少主俱西

斷孟津北據壺關南向徵諸侯兵乃啓問康義誠西討作何制置云云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語方坐庭廡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於後俄頃伏甲者起敢有勇力擁晉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死之帝解佩刀遇夜晦以在地葦炬未燃者奮擊之衆謂短兵也遂散

走帝乃匿身長垣下聞帝親將李洪信謂人曰石太尉死矣帝隔垣呼洪信曰太尉無恙乃踰垣出就洪信兵共護晉祖殺建謀者以少主授王弘贊南唐烈祖實錄弘贊曰今京國阡危百官無主必相率攜神羅西向公何不囚少帝西迎潞王此萬全之計敬瑭然其語按為二漢實錄者必為二祖飾非今從閔帝實錄敬瑭

遂趣洛陽

趣七喻翻

是日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

考

異曰廢帝實錄三十日太后傳令至并內司迎奉至乾壕帝促令還京按長曆三月辛丑朔四月庚午朔三月無三十日廢帝王亟遣還洛陽初潞王罷河中歸私第

見事

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

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

數所角翻漢瓊

自謂於王有舊恩至澠池西

九域志澠池在洛陽之西一百五十六里澠彌充翻

澠池縣名

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

從臣之列

從才用翻

王即命斬於路隅

山南西道節度使

張虔釗之討鳳翔也留武定節度使孫漢韶守興元虔

釗既敗奔歸興元與漢韶舉兩鎮之地降于蜀蜀主命

奉鑾肅衛馬步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李肇將兵五千

還利州

李肇本鎮昭武蜀主召之入領宿衛今使將兵還鎮以應接梁洋

右匡聖馬步

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

之

先是蜀主以兵疲民困不用趙隱取山南之計今乘時而坐得之其庸多矣

壬申潞王

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

傳教

謂傳令也王所下令為教

馮道等皆上牋勸進

終不用盧導之言

王入謁太

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

官班見

見賢遍翻

拜絕王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

復扶又翻

王立

謂道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

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

少帝為鄂王

考異曰閔帝實錄云七日廢帝為鄂王今從廢帝實錄

以潞王知軍

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

書詔印畫可所用者也閔帝之出奔也蓋以八寶自隨

百

官詣至德宮門待罪

五代會要天成元年中書門下奏請以洛京潛龍舊宅為至德宮蓋

明宗舊第也按歐史時潞王入居至德宮

王命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

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于樞前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

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

玫莫杯翻

以府庫

之實

問其實數

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

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玫請率京城民

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

人不可不恤今將柰何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

居及就者預借五月就直從之

僦即就翻
賃居為僦

王弘贄遷

閔帝於州解

解舌
隘翻

帝遣弘贄之子殿直巒往酖之戊寅

巒至衛州謁見

見賢
遍翻

閔帝問來故不對

問巒以所
以來之故

弘贄

數進酒

數所
角翻

閔帝知其有毒不飲巒縊殺之

年二
十一

閔帝

性仁厚于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

免於患

事見上卷明帝長
興三年卒子恤翻

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

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

橫戶孟翻
間古覓翻

閔帝不能違以

致禍敗焉孔妃尚在宮中

妃孔循
之女

潞王使人謂之曰重

吉何在

以通鑑書法言之潞王於此當書帝益承前史偶失於修改也

遂殺妃并其四

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

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

宋令詢出磁州見上卷上年事閔帝有始終者宋令

詢一人而已

已卯石敬瑭入朝

庚辰以劉昫判三

磁瑯之翻

司辛巳蜀大赦改元明德帝之起鳳翔也召興州

刺史劉遂清遲疑不至聞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

牛桑林戍兵以歸自散關以南城鎮悉弃之皆為蜀人

所有癸未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歸乃赦之

邊境之臣委弃

城鎮乃以其能自歸而不誅安
有効死弗去者乎治直之翻

遂清鄴之姪也 甲申

蜀將張業將兵入興元洋州

乙酉改元大赦

改元
清泰

丁亥以宣徽南院使郝瓊權判樞密院前三司使王玫

為宣徽北院使鳳翔節度判官韓昭胤為左諫議大夫

充端明殿學士 戊子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兼

侍中康義誠滅其族

康義誠欲舉宿衛兵迎降以為已
功而不免於族滅此傳瑕所以死

於鄭厲公
之類也

己丑誅藥彥稠

修河中
之怨也

庚寅釋王景戡長

從簡 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

晝夜督責

凡輸財稽違者則下之軍巡使獄以督責之也下戶嫁翻

囚繫滿獄至自

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

為主力戰立功良苦

詬舌候翻又許候翻為干偽翻下能為同

反使我輩鞭

笞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獨不愧天地乎是

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罷服簪珥

皆出之

藏徂浪翻珥忍止翻耳當也

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

夜直

李專美本鳳翔掌書記時為樞密直學士

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

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

為手偽翻

專美謝曰臣鴛劣陛下擢

任過分

驚音奴分
扶問翻

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

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

事始見上卷長興四年至
去吏翻卒藏沒翻士卒也

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

帑它朗翻藏徂浪翻涸戶
郭翻以水為諭言枯涸也

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

困之中而得天下

此言在鳳翔時
諸軍推戴之事

夫國之存亡不專繫

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

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

帝起事於鳳翔共事者五
人能言及此者獨李專美

耳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

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

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

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

厭於言翻

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

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嚴有悔心故也

去羗呂翻
菩薄乎翻

薩桑割翻閔

帝小字菩薩

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于徽陵

徽陵

在河南府

洛陽縣廟號明宗帝衰經護從至陵所宿焉

衰倉回
翻從才

用翻

五月丙午以韓昭胤為樞密使以莊宅使劉延朗

為樞密副使權知樞密院房嵩為宣徽北院使嵩長安

人也

蜀古
老翻

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為左

右然心競素不相悅

心競本諸左傳師
曠之言競爭也

帝即位敬瑭不

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

羸倫
為翻

瘠秦
昔翻

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

魏國公主明宗之女
下嫁石敬瑭曹太后

所生也歐史公主初號永寧公主
是年進封魏國長公主為于偽翻

而鳳翔將佐多勸帝

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

瑭

趙延壽時為宣武帥逼近洛都又其父德鈞在幽
州擁彊兵言若猜忌敬瑭趙延壽必懼而生心

帝

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與

吾同艱難

少詩照翻

今我為天子非石郎尚誰託哉乃復以

為河東節度使

復扶又翻又如字縱石敬瑭歸鎮乃復疑而徙之此所以速禍也

戊

午以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為保義節度使

實其先通款於鳳翔也

丁未階州刺史趙澄降蜀 戊申以羽林軍使楊思

權為靜難節度使

踐鳳翔片紙所書之言也難乃旦翻

己酉張虔釗孫

漢韶舉族遷于成都 庚戌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馮道同平章事充匡國節度使 以天雄節度使

兼侍中范延光為樞密使 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

節度使李從暉家財甲兵以供軍

李從暉家其父茂貞以來再世鎮鳳翔從

暉雖移鎮而家財甲兵猶在焉

將行

謂將東趣洛陽也

鳳翔之民遮馬請復以

從暉鎮鳳翔

又翻

帝許之至是從暉為鳳翔節度使

長興元年從暉自鳳翔入朝徙宣武後徙天平今自天平復還鎮鳳翔

初明宗為北面

招討使

莊宗同光二年始以明宗為北面招討使

平盧節度使房知溫為副

都部署帝以別將事之嘗被酒忿爭

被皮義翻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為

酒所加

拔刃相擬及帝舉兵入洛知溫密與行軍司馬李

冲謀拒之冲請先奉表以觀形勢還言洛中已安定士

戍入廟謝罪帝優禮之知溫貢獻甚厚吳鎮南節度

使守中書令東海康王徐知詢卒蜀人取成州六

月甲戌以皇子左衛上將軍重美為成德節度使同平

章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文州都指揮使成延龜

舉州附蜀

周文王第五子邲叔武封於邲或言成王封季載於邲其後以國為氏或去邑為成氏

吳徐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

濛

昭武軍利州時屬蜀吳使濛遙領耳

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

子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

衛之

漢見忌之始見二百七十一卷梁貞明五年

劉昫與馮道昏姻昫性

苛察李愚剛褊道既出鎮

謂出鎮同州也

二人論議多不合事

有應改者愚謂昫曰此賢親家所為更之不亦便乎

傳曰

妻父曰昏婿父曰姻凡娶以昏時婦人陰也故謂之昏婿家女之所因故曰姻二父相呼謂之親家更工衡翻

下欲更同昫恨之由是動成忿爭至相詬罵各欲非時求見

見賢通翻事多凝滯帝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間

望宜為相者

問音

皆以尚書左丞姚顗太常卿盧文紀

祕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

行下孟翻

帝不能決

乃寘其名於瑠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筯挾之

挾當作挾挾古

協翻記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挾注云挾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挾提

首得文紀次得顗秋

七月辛亥以文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儉薨之子

也

崔薨見二百五十一卷唐懿宗咸通十年

帝欲殺楚匡祚

以楚匡祚殺重吉也

韓

昭肅曰陛下為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

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祚無

益死者恐不厭衆心

厭益涉翻伏也合也

乙卯長流匡祚於登州

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為皇后

劉后應州渾元人元一作源

回鶻

入貢者多為河西雜虜所掠詔將軍牛知柔帥禁兵衛

送

帥讀曰率

與邠州兵共討之

吳徐知誥召左僕射兼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為諸道都統判官

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

徐知誥疎宋齊丘事始上二月召之還金陵而不使預事

者恐其沮止禪代之議故爾

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 護

國節度使洋王從璋歸德節度使涇王從敏皆罷鎮居

洛陽私第帝待之甚薄從敏在宋州預殺重吉帝尤惡

之

歸德軍宋州殺重吉於宋見上三月惡烏路翻

嘗侍宴禁中酒酣顧二王

曰爾等皆何物輒據雄藩二王大懼太后叱之曰帝醉矣爾曹速去蜀置永平軍于雅州以孫漢韶為節度使復以張虔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虔釗固

辭不行

孫漢韶張虔釗同以梁洋降蜀蜀以節鎮授之孫漢韶赴雅州而張虔釗固辭不赴梁州者無

面目以見梁州人士也唐末置永平軍於邛州後徙雅州蓋莊宗滅蜀而廢之今後蜀復置之也

蜀

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

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為太子仍監國

監古銜翻

召

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寧節度

使趙延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

奉鑾肅衛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祕不

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

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伺相宜速立嗣君以絕

覬覦

彊將謂李仁罕季肇等覬音冀覦音俞

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

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

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

史言李仁罕已遊於趙季良等數內

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丁卯即皇帝位

昶蜀主第

三子也更工衡翻

初帝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

事見上四月藏徂浪

翻見賢

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窮

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勾取故存之

勾居大翻

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

蠲之韓昭肩極言其便八月庚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

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

大悅而三司吏怨之辛未以姚顗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右龍武統軍索自通以河中之隙

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

興元年

心不自安戊子退朝過洛自投于水而卒

洛水貫都城

故自通退朝過之自投于水

帝聞之大驚贈太尉

丙申以前安國

節度使同平章事趙鳳為太子太保

九月癸卯詔鳳

翔益兵守東安鎮以備蜀

東安鎮當在鳳翔西界蜀既出關收階成之地故益兵以

備之

蜀衛聖諸軍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李仁罕自恃

宿將有功復受顧託

復扶又翻

求判六軍令進奏吏宋從會

以意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草麻

偵丑鄭翻

蜀主不得已

甲寅加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以左匡聖都指揮使

保寧節度使趙延隱兼侍中為之副 己未雲州奏契

丹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契
丹辛酉敬瑭奏振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于境上却之

蜀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聞蜀

主即位顧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飲踰旬冬

十月庚午始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見見賢通翻蜀主

不拜

李肇之傲幼君亦由武夫
倔彊不學無識以自貽禍

戊寅左僕射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李愚罷守本官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判三司劉昫罷為右僕射三司吏聞昫罷相皆

相賀無一人從歸第者

以昫奏蠲諸道逋租吏無所緣徵責以漁利也

蜀捧

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豐德庫使

韓保貞茶酒庫使安思謙等皆事蜀主於藩邸素怨李

仁罕共譖之云仁罕有異志蜀主令繼勳等與趙季良

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命武士執而殺之

趙廷隱自克東川與李仁

罕爭功怨隙之深有自來仁罕之求判六軍蜀主命廷隱為之副所以防仁罕仁罕之不覺其寔頑凶悖取死宜矣然趙廷隱終亦不能免近習之讒其得死於牖下者幸也癸未下詔暴其罪并其

子繼宏及宋從會等數人皆伏誅是日李肇釋杖而拜

李肇事孟知祥於董璋之難陰拱而觀其孰勝董璋既死肇宜不免於死矣孟知祥念其劒州之功不以為罪及事少主釋位入朝倨傲不拜其誰能容之一見李仁罕之誅遽釋杖而拜前倨後恭欲以求免不亦難乎通鑑書之以為武夫恃功驕悖者之戒

蜀源州都押牙文景琛據城叛

編考新舊

唐志及九域圖志寰宇記皆不載源州建置之由與其地歐史職方考曰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者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皆不足書則知源州蓋蜀所置而尋廢此其所以無傳同光之克蜀也得州六十四見于職方考者五十三州而已如源州等蓋皆六十四州之數按薛史後蜀潘仁嗣授武定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周師攻秦鳳孟

貽業駐軍平利為褒源之援果州刺史李延厚討平之
則蜀置源州屬武定軍節度

蜀主左右以李肇倨慢請誅之戊子以肇為太子少

傅致仕徙邛州

邛渠恭翻

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尚父嗣

齊王九錫辭不受雄武節度使張延朗將兵圍文州

唐末置天雄節度於秦州後唐改為雄武節度

階州刺史郭知瓊拔尖石寨蜀

李延厚將果州兵屯興州遣先登指揮使范延暉將兵

救文州延朗解圍而歸興州刺史馮暉自乾渠引戍兵

歸鳳翔

時階興二州皆已入于蜀唐蓋使郭知瓊馮暉領二州刺史以進取而不克也薛史曰長興中

馮暉為興州刺史以
乾渠為治所乾音干

十一月徐知誥召其子司徒同

平章事景通還金陵

自江都還金陵也

為鎮海寧國節度副大

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

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為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

事留江都輔政 十二月己巳以易州刺史安叔千為

振武節度使齊州防禦使尹暉為彰國節度使

安叔千以捍契

丹之功尹暉則鳳翔歸命之賞也

叔千沙陀人也

宋白曰安叔千本貫雲州界戶屬奉誠軍

灰泉村

壬申石敬瑭奏契丹引去罷兵歸

自百井歸晉陽也

乙亥徵雄武節度使張延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判三司

辛巳漢皇后馬氏殂

馬氏楚王殷女也

甲申蜀葬

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廟號高祖 乙酉葬

鄂王于徽陵城南

唐園陵之制北域之外繚以垣墻列植栢樹謂之栢城

封纔數

尺觀者悲之

考異曰閔帝實錄及薛史閔帝紀皆云晉高祖即位諡曰閔與秦王及重吉並葬

徽陵域中今從廢帝實錄

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

華戶化翻

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

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

昵凡質翻

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

王國之冢嫡

冢大也

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

治直況之翻

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

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

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二年春

正月丙申朔閩大赦改元永和二月丙寅朔蜀大赦

甲戌以樞密使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光為宣武

節度使兼中書令丁丑夏州節度使李彝超上言疾

病

夏戶雅翻上時掌翻疾甚為病

以兄行軍司馬彝殷權知軍州事彝

超尋卒 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為皇太后太后太原人

本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

孟知祥事莊宗夙蒙親任故以後宮賜之史詳書李

氏之所自來以別於福慶長公主

己丑追尊帝母魯國夫人魏氏曰

宣憲皇太后

魏氏本平山王氏婦也少寡與帝皆為明宗所掠

閩主立淑妃

陳氏為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

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

嬖皮藏翻又必計翻以

其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

殿使閩所置官

三月辛丑以前宣

武節度使兼侍中趙延壽為忠武武節度使兼樞密使

以李彛殷為定難節度使

李彛殷後避宋朝廟諱改名彛興其子則李繼捧李繼遷

也難乃旦翻

已酉贈吳越王元瓘母陳氏為晉國太夫人

元瓘性孝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授以重任

壬戌以彰聖都指揮使安審琦領順化節度使

五代會要

清泰元年六月改捧聖馬軍為彰聖左右軍嚴衛步軍為寧衛左右軍梁嘗改滄州義昌軍為順化軍後唐復唐之舊為橫海軍前此吳越錢元珣判明州領順化節度使審琦所領蓋楚州順化軍也審琦金全

之子也

安金全代北舊將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

内外文武之士

薛史載在德書其畧曰朝廷任事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雖被堅執銳

戰則弃甲窮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
策謀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謂虛設具負枉費國力
逢陛下維新之運是文明草弊之秋臣請應內外所管
軍人凡勝衣甲者請宣下本軍大將一一考試武藝短
長權謀深淺居下位有將才者便拔為大將居上位無
將畧者移之下軍其東班臣僚請內出策題下中書令
宰臣面試如下位有大才須拔居大位無
大才即移之下僚倘吉掾翻詆下禮翻請徧加考試

黜陟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楊昭
儉等皆請加罪帝謂學士馬肩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

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

意

馬肩孫時為翰林學士為于偽翻

乃下詔畧曰晉魏徵請賞皇甫德

參

見一百九十四卷
太宗貞觀八年

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

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傾輸謂傾其胸腹
所懷而輸忠於上

昭

儉嗣復之曾孫也

楊嗣復文
宗時為相

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

知左右軍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

考異曰江
南錄時先生

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代謝之勢而以吳主恭謹守道
欲待嗣君先主次子景遷吳主之壻也先主鍾愛特甚
齊立使陳覺為景遷教授為之聲價齊立參決時政多
為不法輒歸過於嗣主而咸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
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先主老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
授于景遷易制已為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為謀
也先主覺之乃召齊立如金陵以為己之副遙兼謂覺
申蔡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今從十國紀年謂覺

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

少詩照翻好呼到翻詰去吉翻難乃

旦翻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攜衣笥望

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

宋齊丘字子嵩秦淮門金陵城

門數所角翻

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遷年少當國故

屈吾子以誨之耳

夏四月庚午蜀以御史中丞龍門

母昭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龍門縣本漢皮氏縣後魏更名唐屬河中府九

域志在府東北九十五里母姓也母五氏望出平昌鉅鹿開元補闕有母景洛陽人一云吳人母武夫翻

癸未加樞密使刑部尚書韓昭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延皓皇后之弟也癸巳以左領軍衛大將軍劉延朗為本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五月丙申契

丹寇新州及振武 庚戌賜振武節度使楊檀名光遠

薛史載中書奏準天成三年正月敕凡廟諱但回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在喊少點畫今鄭州節度使楊檀檀州金壇等名酌情制宜並請改之其表章文案偏旁字缺點畫凡臣僚名涉偏旁亦請改名詔曰偏旁文字音韻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楊檀宜賜名光遠餘依舊按此以明宗廟諱宜字避偏旁也楊檀時不鎮定州當從通鑑

六月吳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柴再用卒先是

史官王振嘗詢其戰功先悉薦翻再用曰鷹犬微効皆社稷

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

有功而不求聞武人如崇再用者亦可稱也

契丹寇應州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既還鎮

去年五月帝令石敬瑭還太原陰為自全之計帝好咨訪外事好呼到翻常

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

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

唐之中世司天臺有天文博士二人正八品下天文觀生

九十人天文生五十人皆掌候天文翰林天文居翰林院以候天文者也更直於中興殿庭

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使

更工衡翻內使內諸司使按石敬瑭

拒命之時其子重殷為右衛上將軍重喬為皇城副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

母也

敬瑭妻魏國公主是年四月進封晉國長知兩翻

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

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

瘠不堪為帥

羸倫為翻瘠在亦翻帥所類翻

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

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

夕相繼

敬瑭求兵糧以實并州趙德鈞求兵糧以實幽州

甲申詔借河東人有

蓄積者赦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

糧

總管府在晉陽石敬瑭時為北面馬步軍都總管故也

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

運糧於代州

九域志鎮州西北至代州
六百二十里乘繩證翻

又詔魏博市糴

時水旱民飢敬瑭遣使督趣嚴急

趣讀曰促

山東之民流散

此謂太行
常山之東亂始兆矣

史叙致
亂之由

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

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

時驕
兵習

於間見人欲扶立
石敬瑭以希賞

敬瑭懼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唱

首者敬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

六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瑭壬辰詔

竊盜不計賊多少并縱火彊盜並行極法閩福王繼

鵬私於宮人李春鶯繼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閼主而賜之秋七月以樞密使劉延皓為天雄節度使乙巳

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

州以分石敬瑭之權

為令張敬達討石敬瑭張本

帝深以時事為

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規替

從才容翻

丁巳文紀等

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獲對揚

見賢通翻兩班

者文武官分為東西兩班書說命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注云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後人遂

以面對為對揚

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自上

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

上元

唐肅宗年號
度徒洛翻

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聽

機要之臣侍側

機要之臣
謂樞密

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

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日

或異日聽于閣門奏牒子當盡屏侍臣

屏必郢翻
又卑正翻

於便

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吳潤州團練使徐知諤

狎昵小人

昵尼
質翻

游燕廢務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貿易

貿音
茂

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謂知

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諤

徐溫謚忠武王

而以後事傳于公

徐知誥之

得政在於定朱瑾之難若徐溫臨沒而傳政于知誥非本心也事見二百七十六卷明宗天成二年

往年

知詢失守

謂自昇州召知詢還楊州也

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

有能名

治直吏翻

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誥感悟待之加厚

九月丙申吳大赦改元天祚

己酉以宣徽南院使

房暉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

暉古老翻

宣徽北院使劉延朗

為南院使仍兼樞密副使於是延朗及樞密直學士薛

文遇等居中用事暉與趙延壽雖為使長

樞密使為樞密院之長長

知兩
翻

其聽用之言什不三四曷隨執可否不為事先每

幽并遣使入奏樞密諸人環坐議之曷多俛首而寐比

覺引頸振衣則使者去矣

俛音免比必利
翻覺居效翻

啓奏除授一

歸延朗

為劉延朗受誅於晉房曷獲全張本然二人皆
帝之親臣也延朗之好貨非也曷之避事亦非

矣

諸方鎮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

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帝

不能察

蜀金州防禦使全師郁寇金州拔水寨

按元
和郡

縣志漢水去金州城百步
故唐置水寨以防蜀兵

城中兵纔千人都監陳知隱

託它事將兵三百沿流遁去防禦使馬全節罄私財以給軍出奇死戰蜀兵乃退戊寅詔斬知隱初閩主有

幸臣曰歸守明出入卧内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

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

惡烏路翻

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倣於閩主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

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倣以

閩主為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梃擊李

可殷殺之

梃待鼎翻

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

間如字

陳后

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傲懼而出俄頃引部

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

閩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

之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歸郎謂守明也亂兵刺之而出

刺七亦翻

閩主宛轉

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

為絕其命也為于偽翻

倣與繼鵬殺

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

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即皇

帝位

皇太后璘母黃氏也繼鵬璘之長子

更名昶

更工衡翻

謚其父曰齊肅明

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

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鶯為賢妃初閩惠宗娶漢主

女清遠公主

廣州有清遠縣

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

唐志無閩清縣蓋王氏始分置也九域志閩清縣屬福州在州西北一百五十里宋白曰唐貞元元年割候官縣十鄉為梅溪場梁乾化元年改為閩清縣番音潘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稟

賜甚厚數問以閩事

稟筆錦翻給也數所角翻

延遇不對還謂人曰

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

處昌呂翻

漢主聞

而賢之以為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弒

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史言林延遇不忘舊君

荆南節

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

常謂從誨為郎君

門生故吏呼其主之子為郎君梁震事高季興從誨之父也故以郎君呼

從誨楚王希範好奢靡

好呼到翻下玩好同

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

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

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怵

怵它蓋翻奢也

取快一時不

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

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沉

好

去羌呂翻好呼到翻

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

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

先王謂高季興嗣王謂從誨屬之欲翻

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

復扶又翻遂

固請還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

為于偽翻江陵有九

十九洲土洲其一也梁震事高氏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

震披鶴氅

氅昌兩翻白

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

聽讀曰廳

從誨時過其

家

過音戈

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屬之欲翻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

徙高

誨之美馬希範是侈心之萌芽也而孫光憲力言之以防微高從誨因光憲之言捐玩好而樂經史思所

以阜民保境
是遷善也

梁震成功而能退

梁震翼贊高氏父子
能保其國是功也

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息喪

浪
翻

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

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歛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

考徐

知誥所封十州自潤循江而上至于江則中斷吳國之
腰膂江都之與洪鄂脈理不屬矣自常潤波海界淮而
有海州則有包舉吳國之勢其規圖自以為得當是時
合全吳之人歸心知誥何必如是而後篡也歛書涉翻
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 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衛

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

朝直遙翻

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

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疑十一月

壬子倣入朝廷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

朝門

梟堅堯翻朝門正朝之門朝直遙翻

倣部兵千餘持白梃攻應天門

不克焚啓聖門奪倣首奔吳越詔暴倣弑君及殺繼韜

等罪告諭中外

此閩主之詔也

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以

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為內宣徽使叅政事

唐懿宗咸通二年分連江

及閩置永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三百五十里福州圖經云永泰縣唐永泰二年置以年號為名翹祈

消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為福王友閩主昶初昶以師

傳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

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

衣於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

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

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屬之政令不善公當極

言奈何弃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

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鶯昶求春鶯于陳

后見上六月嬖

卑義翻又

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

禮奈何以新愛而弃之袒不悅由是疎之未幾復上書

言事

幾居豈翻復扶又翻

袒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

批匹速翻

筆題

遂放歸永泰

路振九國志葉翹斥歸永春按九域志泉州有永春縣福州有永泰縣未

是知孰

以壽終

帝嘉馬全節之功

却蜀兵全金州之功也

召詣闕

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之延朗欲除全節絳州刺史

羣議沸騰帝聞之乙卯以全節為橫海留後

帝既聞之而不罪劉

延朗善善惡惡郭之所以亡也

十二月壬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充樞密使韓昭胤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使 乙酉以

前匡國節度使同平章事馮道為司空時久無正拜三

公者

喪亂以來以它官兼領及檢校三公者有之無正拜者

朝議疑其職事盧文

紀欲令掌祭祀掃除

隋制三公參議國之大事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

盧文紀不深考遂以為司空職掌朝直遙翻

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

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史言後唐雖自言纂唐舊服而文獻皆不足

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

將相

更工衡翻

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

從其門如市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九